

◎悟法傳衣第一

此經第一章，是大師在大梵寺應韋刺史之請，為大眾一天演講的完整記錄，也是一部完整的經，非常寶貴。

【時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名璩，與官僚入山。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，儒宗學士三十餘人，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】

這一段經文，和佛經上的序分相同。這是大師自廣州法性寺，來到韶州曲江縣曹溪寶林寺時，其確實年代，依法海舊序推算，大約是唐高宗儀鳳二年，就是公元六百七十七年的春天。寶林寺就是現在的南華寺。當時的韶州刺史韋璩與他的部屬、幕僚多人，仰慕六祖的道學，特地來到寶林寺禮請大師，到韶州近郊的大梵寺（宋以後改名為報恩光孝寺），在該寺講堂為大眾廣開佛法因緣，演說大乘佛法的精義妙法，摩訶般若波羅蜜法。這八個字，就是當時六祖演講題目，這個題目也是當時大眾們所請求。敦煌本的經題：《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·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》，實際所指，當為今經首章。而此八字題目非常重要，因為六祖在黃梅，悟入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成為千古第一人。五祖為說《金剛經》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處，六祖言下大悟，悟入自性摩訶般若波羅蜜，自性本來具足，與十方諸佛所悟得者無二無別。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是古印度語，中文意思是「圓滿究竟的大智慧」。佛法總以信為能入，智為能度，成就圓滿究竟大智就是成佛。讀此章末後一句「何期嶺南有佛出世」，便是明證。

六祖已悟入、已證得，今韋刺史、同參道友等輩，哪一個不希望能知六祖是如何開悟？更希望大師慈悲，也指點我們大家皆能開悟，這是此次講演宗旨所在。而流行本竟將這麼重要的講題刪掉，實為不當。而只說「為眾開緣說法」，究竟說的什麼法？全然莫名其妙也。原本，即敦煌本，講題俱陳，令人一見便知大師所說宗旨，即時就可以抓到綱領，方是說聽無二。這樣的講題，的確很能吸引人。當六祖升座時，講堂中的聽眾有刺史、官僚三十餘人，儒宗學士也有三十餘人，僧尼、道士、在家居士們共一千餘人，同時向大師敬禮，希望能聽到摩訶般若波羅蜜法的精要，可見當時法會的莊嚴殊勝。

「摩訶」譯作「大」；「般若」譯作「智慧」；「波羅蜜」譯作「到彼岸」，或譯「到家」，有圓滿究竟的意思；「法」是指法門，就是悟入摩訶般若波羅蜜精要的方法門徑。這個題目多麼動人！我們怎能輕易放棄這樣大好的機緣而不去聽法？

【大師告曰：善知識！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大師良久復告眾曰：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】

大師告訴大眾：「善知識！總而言之，此事須要以清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。」我們可以想像得到，當時的會場必定非常寧靜，大眾都聚精會神的傾聽說法。實際上，大師已經將般若法要和盤托出，只是大眾不悟。於是，大師隔了很久又告訴大眾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這四句話是解釋前一句，肯定前一句，教導我們「總淨心念」的法要。也可以說，在大梵寺開示，到此地已經將悟入的法要講完了。

在此簡短開示裡，最重要的就是「淨心念」。「淨心」就是無住，「念」就是生心。佛在金剛般若會上教誡須菩提尊者：「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

。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。」諸菩薩由此悟入，六祖也是由此悟入。六祖之所教所傳，無不由此門出，無不與此相應，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「淨心」，離一切妄想、分別、執著的心就是淨心，就是無住心，也就是自己不生不滅的真心。生滅心是妄想心、分別心、執著心。「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」，才是圓成總淨心念。「念」，不是分別，不是叫我們起心動念；而是一心正念，是大乘經常說的「一心正念真如」，就是真正圓滿的智慧。

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。」菩提意思是覺，自性就是本性。人人都有本性、智慧覺性，本來是清淨的，從來也沒有染污，就是禪家所說的「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」。這個面目從未缺失，只可惜眾生日用而不覺，所謂迷失真性。佛與眾生的差別，只在一心。一心是真，一心是正念，一心是真如，一心是實相，一心見真法界，就叫做佛菩薩，就叫做覺者。眾生一念不覺，三心二意，緣慮妄境，染著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，妄想、分別、執著，心為境轉，這才無迷自迷，不見自性本來面目，不能證得自性如來智慧德相；愈轉愈遠，愈迷愈深，所謂可憐憫者，就叫做凡夫、就叫做迷。六祖大慈大悲，只教人認得真性，性德本淨，然後直指說：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正是無上佛道，何其簡易！永明大師說：「至理一言，點凡成聖。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。」性淨心明本來是佛，正是這個意思。這一段開示是大師一生教學的總綱領，我們千萬不可輕易忽略。大眾願聞般若法要，大師於此總示法要。

以下經文開示，是大師敘述自己求法得道的經過，對於後學極具啟示作用，是大師的身教，現身說法。

【善知識！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能嚴父本貫范陽，左降流於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此身不幸，父又早亡。老母孤遺，移來南海。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】

大師原籍是范陽，現在的河北省。大師先人作官，被降職流放到嶺南，嶺南就是五嶺之南，是現在的廣東省，新州即廣東新興縣，落籍為平民。大師童年遭遇非常不幸，父親早亡，他與老母遷居到南海，家境非常清寒，靠賣柴度日。

【時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。客收去。能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能一聞經云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心即開悟。遂問客誦何經？客曰：《金剛經》。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？客云：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，我到彼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但持《金剛經》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，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。】

有一天，有一位顧客要買柴，要我把柴送到客店。顧客將柴收下。我得了錢，退出門外時，見到一位客人在念經，聽到經中所講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心中豁然開悟。於是就問客人誦念什麼經？客人說：《金剛經》。我再問他：從哪裡來，怎麼得到這本經的？客人說：我從蘄州（湖北省）黃梅縣東禪寺來。東禪寺又稱蓮花寺，位於黃梅縣西南約一里的東山，是禪宗五祖弘忍大師主持教化的道場，參學門人有一千多人。我就在那個寺院禮拜祖師，聽受此經。五祖常勸出家、在家大眾們：「只要受持、念誦《金剛經》，就自然能見自本性，直下了悟成佛。」我聽他說完之後，真是前世有緣，承蒙一位客人取十兩銀子給我，做為老母衣食之用，叫我到黃梅去禮拜五祖。

這一段文，在流通本少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八個字。而這八個字卻非常重要，說明大師開悟機緣乃在偶然聞經。他在當時必定與那些客人議論經義，而為眾人衷心敬佩，才有人慷慨贈金，勸勉參學。不然，何以黃梅初見五祖，就顯出機鋒，超絕不凡？由此

可知，黃梅八個月，乃是求印證此事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明代蓮池大師解釋說：「應」是當也，應當無住而生心，不應當有住而生心也。無住而生者，是清淨心也。若以心本不生，不得言生。「應生無所住心」，又云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」，前言應，後言不應，正是反覆說明「無所住而生者，生即無生也」。

六祖是不識字之人，卻能一聞經句心即開悟，可見他的心平常就很清淨，什麼事情都能放得下、都能看得開，雖然貧苦，卻不求富貴。他對五祖說：「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。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聽了這幾句話，可見悟達之人福慧本來具足，夫復何求？是一位真正做到「於人無爭，於世無求」、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，止於至善境界之人。他的為人也必然是和悅、誠信的達人，才能一聞便悟。這就是六祖大師現身說法教導我們。我們和大師一樣、和諸佛一樣，都具足福慧圓滿的清淨心，何以我們不能證得？原因在「有住而生心」，住色生心、住聲生心，乃至住法生心，生分別心、生妄想心、生執著心，生貪心、瞋心、無明心，所以才有八萬四千塵勞煩惱，清淨的真心自然不能證得。如果我們真發心願意證得，大師就是我們最好的榜樣；換句話說，只要依此經理論和方法，持之以恆，便有悟入的機緣。